

久為君開一室者太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娶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及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開見錄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既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三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信蘇內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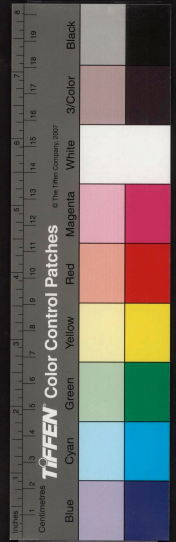
寶元初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來割地邀金幣使者都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門又言夏守彬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罷撤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

燕如公言仁宗悔之

元昊寇鄆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近禁民赴闕者公上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夏守彬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彬已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取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

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翰撰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謂久之得復入。張安道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中。留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



大繳還詞頭。蓋自公始安道見呂申公。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皆此類。龍川志

契丹自晉朝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上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盜邊者三十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

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邪。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少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甫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募人以謂不若遣使求也。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非朝廷忘章聖太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



當公語不但
王藏亦里

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
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功於北未
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
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
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
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
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羣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

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工人爾羣
臣何利焉虜王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首
以備元昊也增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
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修善民兵亦舊籍特補
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
世宗復代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
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本朝皇帝之命使
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
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耳朕不欲以地故多
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人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朕亦安得獨避用
兵乎瀆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
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
欲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際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
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實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
來當議之文之卿且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
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驢入見

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
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
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
陷鋒鏑故屈已增幣向各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
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
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
不可知其後諷利為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
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入議之於



此何等事而
終仁宗明王
而爲其簡
而不察於下

名臣言行錄 卷六

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神道碑

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使晏殊。何如。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誠恐誤。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壻也。

士其忠直如此。聞見錄

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溫公日錄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往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事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及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還翰林學士。公見



王力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不辭道熙寧中公罷相鎮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事須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幕府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言裁處徐語它事幕府曉然卒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爲不可及公早使強虜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苟矧退處一郡乎潘水燕談

王拱辰言於仁宗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

之數厚夷狄而敵中國尔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尔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惻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遠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去筆錄

慶曆三年三月命公爲樞密副使辭僉力至七月申



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遽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執管臆不志修政因以臣爲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論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政杜衍樞密韓琦與公副之歐余王蔡爲諫官皆天下之望石介作詩以美之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

札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太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而歐大水災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月有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



初石介作詩譽公等而詆竦竦怨之會介以書遺公責以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賦平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奇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

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自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萬墓而爲兵又萬餘人神道碑出五典代邵伯溫曰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史記之要孔全類至和三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出



卷之二
日則善與亦
不者高利矣

至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視得知之謂侍臣歐陽修曰
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
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神道碑
公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
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
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人命之
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
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求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
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家塾記
至和間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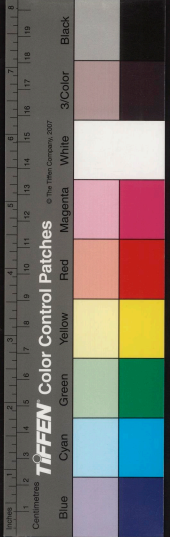
此書公法

南進士段希元魏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
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今行之開見錄
公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所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歲役不均
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
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碑

公與魏公同在中書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
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
英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
嘗與韓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

此書公法

宋後集



不_料以爲_患自此_{二人}稍稍有隙

龍川志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魏公取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公爲叅政，首議道尊濮王，公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

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劾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之薨也，公皆不祭。平國史著公以不預策，並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乎不通非也。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自而震怒，響滿殿，擲除自榻。

明志錄何
以附錄之也



此事又當正
心與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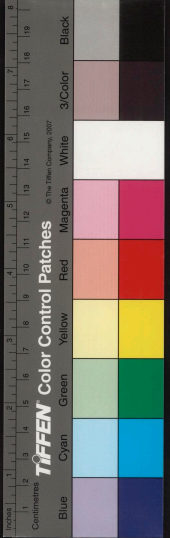
下公慨然擢笏拾除自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
加帥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
之怒不為常事除自也必以臣等有入過惡可怒
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温言公進
說猶久之不已是以前道富公奏議片
英宗臨御二日韓公進擬數百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有愧
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使怕富公
也邵氏後錄

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復相判河陽後五上章辭

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
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不宗之位宰相罷
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
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
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
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此必
奸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
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
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

卷二 宋徽宗



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久旱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即日而兩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不置之林廡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此碑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下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上與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

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益是時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阻廉州又破邕州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



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楚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木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與宰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聞見錄

安石參政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合公稱病求去章數十上上問誰可代卿公薦彥博上默然良久曰

安石何如公亦默然入月以便宜判亳州

公在臺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入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太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

公自毫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父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





惡其人概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
 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左知其奸聞見錄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
 逵討之公言海嶠深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
 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
 問公公曰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南地界決不
 可許
 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
 父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夾大策乞立儲嗣會翌
 日疾瘳故緩其事入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

詔艸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
 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言詔以公為司徒

公為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不
 子無職事惟請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
 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蔽必勝而
 後已小人復然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
 不亂不可得也並神道碑

元豐六年公病善言小事太抵論君子小人為治
 亂之本神宗善言幸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



誠君之

識者方和
于季隆開此
禮誠切實最
亦然

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炳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炳之口是世羅胡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人日日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太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聞見錄

富公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人臨與叔湊記於公曰人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人人當

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感已以成物皆以尊位進退體方盛衰為之變哉今公道未明八軌舉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之道為未益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惟惇此老成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九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過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哉

呂集

故事宰相以臣相致任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百十外皆不受公清心

公晚年傳
公學不遺云

卷之三子承

卷之二宋後集

七

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

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塵史云高郵公

女僕賦不稱也相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

往來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

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婿及

諸甥皆同居公之策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

不敢變嘗電稱之建中晴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

舉常平德先辭曰庶嘗變法之初先嘗以不行青

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十餘嘉之除祠部員外

郎崇寧中開見錄

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

今進司徒名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弼自辭

管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它人也蓋潞公

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

禮復厚矣開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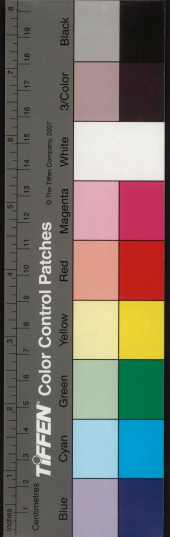
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

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昂之

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于世世以為知人神道碑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見氏客語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熈
 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
 宗昇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
 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勅其後人帝
 命是承勿劓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謹兵與刑
 惟彼犬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
 公尺筆笞之既復既駟則援綏之堂堂韓公與萊
 相望再聘于燕邊方以寧景德元年始盟契丹公
 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馬
 降格于庭云有天赦已而公生天欲赦民公啓其

表遠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小公手撫摩水潦
 存飢散流而東方有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外自
 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恨自官緝以白度維正
 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限星其墜有墳其
 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畜臣軼作頌以配
 終高

蘇內翰

歐陽修

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

參政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太人親教公讀書家貧至



公以史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誦比威
 人撥舉進士為一時傑出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
 學士詹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天下必有名于世
 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准官始從尹帥魯遊
 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
 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知其
 賢還朝薦之蘇黃門撰
 公少時從里間借書讀或抄之抄之未畢而已成頌
 矣吳丞相
 撰行狀

范文正忠亮謹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雖剛
 大臣形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
 上言請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
 貶監鄆州稅公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
 羣若訥大怒繳奏其書落杖夷陵令公復與師魯
 書云五六年来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忽見吾
 輩作此事下至壩間老婢亦相驚怒時蔡襄作四
 賢下不肖詩以歌之記開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
 帥辟公掌族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



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行狀

初范公之貶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
且之黨人自是朋黨論起公乃為朋黨論以進
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公君但當
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公
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言而公愈
奮厲不顧士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
品服故事知制誥必試士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
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連公三人而已嘗因奏
事論及人物士具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

大用而不果也

澧州進神木成又有太宰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
太平之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
貫公請拒之以防剗剗行米

保州兵亂以公為河北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
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
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
北諸軍位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州郡公奏乞
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
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曾從三千人亦分隸諸州



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入謀，欲使諸州河員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復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不從者，公不細富公信，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州都作院，以繕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一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是以失行，累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十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神道碑

富公之議誅亂兵也，公時使河北，復被命權知鎮州。既力沮其議，目曰修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富公入關，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十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一言不特公活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遺事

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觀獄，不成。蘇云：「不如錮錄，就仍乞不錄問。」內



因會中位
謂盡無入
此等即於
廷亦稱賢

官王昭明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其監勘正欲盡
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公遂清脫魏公別錄

公至和初判流內登小人恐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

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公遂出公知

同州而言者多謂公無罪上亦悟留刑修唐書俄

入翰林為學上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

御既久遍閱天下羣臣未有大稱上意上思富

韓之賢復召真府時慶曆舊人惟一公與公三

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

神道碑

公在翰林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

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

見其篇篇有意歎曰奉筆不忘規誅真侍從之臣

也

公在翰林日建言識諱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

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

宗命國不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識諱之說遂旋

吠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若氏家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

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以險



雖知名者，雖去殆盡，勝出慈議紛然。久之乃服然，
交章自是變而復古。

知開封所代也。孝肅以威嚴御下，各震都邑。公簡易

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

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

必不速。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至人家也。僕馬

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

傾，藥之可變，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

公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

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才

能否設施，何如仁。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

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

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人郡。公至，一五日，聞

事已平，減五六。兩月後，官府如舊。舍或問公為

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嚴為

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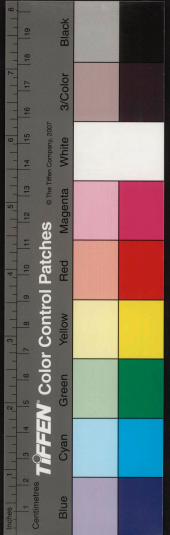
公為政以鎮靜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安之。

墓誌



仁宗既連失懷像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言者常以國
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余嘗因大水言
之然何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
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論述仁宗遽曰朕有
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
爲可韓公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
曰宮中嘗養子于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
遂啓曰其名謂何上卽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二
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明日奏事因又啓
乏上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谷臣等商

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
喪乃議起復上大喜曰如此甚好公頃余又奏
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下疑仍乞自
內中批出上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
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
臥稱疾前後十餘諫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
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
其名命立爲皇子緣語勅降侍閣門其得以堅卧
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
報天下事卽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韓公力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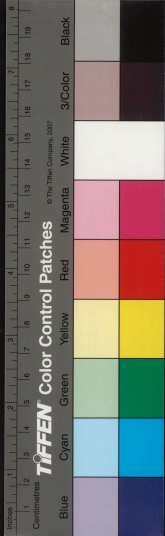


遂降詔立爲皇子仍更名其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所釋曰旁七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上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一自在漢邸卽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三日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者相賀公奏事錄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入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旣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而多蓄之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行狀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爲河東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日進皇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臣固修奏曰臣等不爲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非當若從臺諫之言使彼銜冤受屈於理未安然奏事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



小人便危俊
綱士君子
特以致公不
可為所中初
歐公之薦之
奇亦與黨同
故幸來友朋
耳

名臣言行錄

曰言事者以闈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
長乃命之奇思永分并皆無以對俱坐謫官仍勅
榜朝堂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
為御史既而反攻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
未乾薦廟之墨已關射羿之弓日錄
蔣之奇彈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
右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白
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為笑龍川志
公與魏公同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
議推尊濮王同朝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

詩欲令魏公承肯此事耳馬永卿云

嘗獨對奏曰近聞臺諫屢奏臣專主濮議上荷陛下
保全言者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眾怨每見奏
事時或三指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
亦聞臺諫議事往往面折其短若是奏事時語可
知人不喜也今後少戒此臣對曰臣以愚拙敢不
如聖訓奏事錄

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
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碑
除判太原府公辭未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苛而臣

石印言行錄 卷二 宋後集 天



卷四相一
 生龜銘非樂
 能定用先公
 善定之屬後
 善定之神道
 碑蓋以名黨
 布如示之廣
 大若謂純仁
 余亦安實則
 又非矣所見
 有大小耳

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初以范
 希文事得罪於呂相遠取三峽流落累年呂公罷
 相公始被進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
 公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
 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
 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
 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
 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
 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

壺吾老其間是為六一行狀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丞禧因間言曰公德望
 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
 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
 驅逐乎倦遊錄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
 金石刻為二十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為
 多在滁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
 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





名臣言行錄

卷二

五

此學遠此諸
公可一被册
變之有

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拜急宋善惡異也
知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自賢行時人
未知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
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
因其失傳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學者得
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闕其所
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
而所得者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
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

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
云乎

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三用春秋法於
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
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
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
失為尤多

修唐書最後置局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

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刊
詳列傳全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

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口意於
 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人列書
 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公官高
 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揆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
 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
 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公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
 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
 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

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
 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在下司馬遷
 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
 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者
 也並遺事

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眾莫能及
 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天不
 見痕迹身極其工墓誌

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
 而義理自勝短章太論施無不可有欲効之不詭





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

公父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刑韓國公母以語公公

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

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為

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公與談

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

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

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

之太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吏

陵欲求史漢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遺日因取陳

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

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自且

以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

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

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入望我必為

翰墨致身以我解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

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

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公與其姓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旨祿吾
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
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
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
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
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
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
見真偽此公與其弟姓家書也

東坡集

蘇內翰賦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
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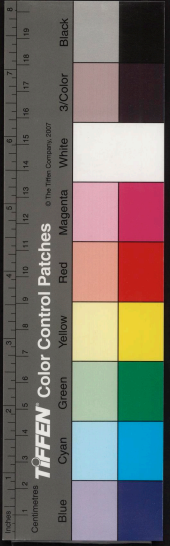
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
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
類拆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
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
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
自濯磨以通雅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
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爲多



歐陽文忠公答李諫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或因_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太約慎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而荀揚之說皆為不悖此其大畧也臨岐計_其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欲言吾知永叔_謂後世之誦者其在此書矣塵史

孟子下_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有_心養_性收_其於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_聖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入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以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_其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下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心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龜山語錄





名目言行錄 卷一

宋朱晦菴先生言行錄後集卷二

天與聰明... 用燬... 只事... 不... 善... 公... 公... 公...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文彥博

涇國忠烈公

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

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

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

太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

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聞見後錄

名臣言行錄

卷三 宋後集



名目言个錄 卷一

宋朱晦菴先生言行錄後集卷二

天與聰明... 用燬... 只事... 不... 善... 公... 公... 公...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文彥博 涇國忠烈公

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

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

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

太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

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名臣言行錄 卷三 宋後集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鄒公言
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
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退許公嘆曰
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
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送萊公錄
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
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
限升許以糶或抑許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
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東齋記事
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廳舍夜久不罷從卒輒

拆馬房為薪不可遽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

為變記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士深以為憂問於

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

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特樞密

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

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

公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蘭以攻城旬餘不下

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





全目言行錄 卷三

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街秋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中病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緇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記聞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混鄂人也至和中混上言乞廢陝西鈔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鈔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

鐵不山

鐵不山

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眾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記聞至和初陳恭公罷並用文富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二公久有人壅一日復用朝士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予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之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入當從人壅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公之公言從中外之人壅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全目言行錄 卷三 宋後集

三

此家人所難
忘忌祭
肯敬好
亦全近
學勤入
備好做

名臣言行錄 卷三

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縉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踈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龐籍時爲樞使。公與之同議省兵。汰爲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又二萬。
唐介爲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旣貶。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加用焉。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執列。旣捲簾上暴感風寒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中公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闈。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者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交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執列



公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公建議設醮
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醮宿於殿之西
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公曰今何
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罷醮兩府始分
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記曰晉書賈出入禁
熙寧二年公爲樞使陳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詔升之
位公下公言國朝樞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
嘗在王曾張知白上卒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
理不敢紊亂朝著上從之目錄
慶州軍亂王府入議公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以靜

重爲先不宜徧聽陛下卽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
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
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爲此將以去民
之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廢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
也蓋荆公知公言爲己發故力排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傳爲禮頗慢魏公魏公
不爲較待之甚禮俄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
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
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
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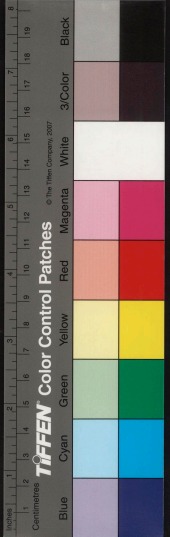


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入辯急初入謁公方坐屢事聞謁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二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是鎖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奏付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

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公得之不言今日謂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惶恐逃歸託按部逃出未幾罷焉乎神宗眷遇太臣且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聞見錄

元豐五年王堯臣字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像內外寒心先臣參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為嗣太計遂定會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眾臣等雖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未琦等卒就大事益琦



等功也於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蓄德深厚善不自
伐矧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縉紳莫有知者今緣
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
彼在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
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
不言之語當世榮之

元豐間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朝坐見
監司府官唐參政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
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狹爲恨耶當
避之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白公交府事

義問始終幹

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
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
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
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官以言彥博謫
彥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彥博復召還相位即上
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彥博言起叅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
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
入公門下後薦以爲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公之德
度絕入如此聞見錄



元豐五年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
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
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
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夤繪像堂中時
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
十七朝議太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
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
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太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一
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
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

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
唐九老狄兼募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取
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夤自募後傳溫公
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公
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十會至富公會送
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剎有水
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
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申會司馬郎中且程太中
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
後司馬溫公與數人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



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瞻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聞見錄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獻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捕練少年。有不能及。貫築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

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東坡集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帥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讓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



仁宗可謂憂天下之憂

言。謂見錄

至和中陳執中為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遊觀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乎向至此耶上曰此老子却可慢入久之始用文富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其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

未嘗不憂
公以弼為
二平公
族其
此

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儉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南神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冰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曰言本有婿為縣巡檢幸公庇之又曰本非獨奉子亦有以奉助本官知其邑戶口衆人猶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北至姓張人事也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其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拜幸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





其奸狀上于州來配之邑人皆悚畏

記事

趙縣 康靖公

字叔平應天府人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如此制行
如未得則
二字欲公
雖云以同
為朋黨意
護短諸君
未嘗無累

公與歐陽修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繁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守書以公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公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為河北轉運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羣臣無敢言者

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闈房勝昧之事輕加汚讎臣與修踪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悟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公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警察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繁復長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記事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